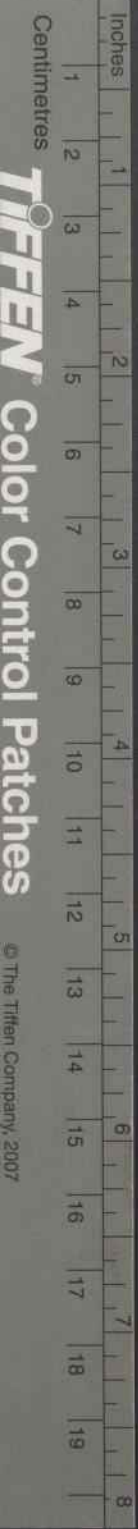




國朝文錄



314-316
4245
=25



國朝文錄卷之六十

志銘類三

先生瞿駿志銘



胡天游



予既哭瞿先生久之不能忘嘗他出過所居晉陽浮圖往往
 返其轍明年聞已葬江南思有所為之銘者先生晚交最善
 予與陳黃中其未死時自陳生平屬黃中為之敘先生子然
 旅舍京師三十年食於其文雍正中有薦其才行當為河南
 令惡其大官貪殘不肯為之屬決棄去甘窮客死嗚呼有古
 君子出乎今之世人莫知異而特怪其不仕不娶也天台齊
 召南翰林之賢者以擬東漢處士閻信然銘曰
 知先生之和不知其潔螭食而蚓游以復其穴

謝貢士志銘

國朝文錄 卷之十一
有以詩自鳴於衆者貢士謝德星嘗指其卷曰此所作非世俗等也德星鄞人乾隆丁巳來太學鋒勢剌剌出人上時嘉淦孫尚書領祭酒或言德星高才生終弗能薦也狀頗眇陋顧爽達精悍足任爲吏初以家貧求小仕供榮養然卒不得仕還鄞復來病逆旅中爲主人遷之野忽愈因自負當大貴顧不三歲竟客死京師德星於詩務喜刻狹穿徑窄出於時俗語態亦往往筵灑頓盡方未死時嘗請序取諾及卒所館高生爲錄次百篇會謝氏子來奔喪且乞志因書兩通一使持歸一使貽高使寫置篇首卽銘爲其序銘曰
與足不馳翼不飛死如棄如從彼爲詩之何裨吁已而已而

特贈太僕卿周公墓志銘

胡天游

雍正六年秋 詔下尙書太常寵嘉勤官旌死事之吏 特

贈故江南松江府知府周中鉉太僕卿惟古者有功德於民加地進律有循其職守而恪母顧計利害毅而能奮錫爵命膺車章厥非常典公字子振其先宋知南康軍事道國公敦頤六世祖之德仕明湖廣通城尹高祖洪謨給事中曾祖懋穀舉孝廉祖琦瑩贈文林郎父賓雅恩平縣令公慷慨通豁才名早有聞習明吏條長安公卿中往往知其名者起家崇明縣丞故事縣太細惟令尉少任事假權丞中厠唯主唯諾幾如無官公振舉綱理勵爲治贖文龐訟令時不能聽爲代決立成崇明故重鎮坐甲千人欲預取軍食於官不獲曹激穀刃縣中官吏咸駭際匿公聞曰事若此孰却禍耶挺身前爲宣布凶順利敗究竟感切聳動衆投械曰諾吾屬駭瞻未曉幸謹從公言久之華亭尹缺當復除江南開府承 聖祖

仁皇帝制下所部擇賢才吏勝治劇者上公名得 召見賜對稱 旨遂授華亭令至之日迨平後遷其政簡而不弛刑協而不煩歸勞於秩以和得民民有自殺其伯指誣甲甲久痼憫無能已白公考情實置其當法者獄以平縣夙多盜爲民厲則擒誅主魁餘黜亡屏境壤又安甲辰秋會大霪雨以風鼓海驟溢巨防盪蹴數百里魚華亭民簿記不可勝數敗稻穫邑用匱凋民艱輸秋租乃約吏無煩追求弔恤死疾具舍宇衣糗存散傷又力爲請賑由是多所甦全未幾以歲賦不中常律法當罷邑人日走聚訴大中丞以聞於朝 今皇帝許復畱公以七品秩位下大夫感 恩厚殊思益自砥上亦知公治有方繼被褒美四年丙午 命自華亭令守松江松江距海南仰太湖地庫水都吳中苦潦害大損田率十

八九自古明水利者言三江震澤所同入海然東江由東南上貫同里犁湖至於白蠟婁自甘泉達華澤急水凡二百餘里入於澱湖皆松江支流太湖匯湖州羣溪天目西北鄙遠受宣州山谷水廣三萬六千頃後從吳淞經華亭青龍以放乎海松旣久湮自宋元嘉中已墮壅菱蘆競封益就沃陸民遞侵而畚淪遠愈廢前時爲治或不省要害規別鑿渠浦使無泛徒費畱少裨誠欲祛壅釋谷俾國勿壑疇穡歲利若網在綱必循其端則宜專治松於是 天子憫之慨然將求三江故道 命兩貴臣往大濬川兼修婁水之渠今以稱劉家河者中丞監司相與謀是資強敏吏要無出周刺史遂舉畀公公旣受令計畫規度以勉厥庸冀績成底休吳民浚江自王渡至野雞墩六十里又三十里陳家渡地由近海而洪

騰悍雄唯奮笈是阻公以為非堰殺其怒終不可施既堰石
 籠土當之再塌再潰念迨夏役久且妨農趨召眾力赴躬前
 指呼所乘船當險或懼危不測請還公曰其敢避 王事先
 難退卒揮之築未合而湍大鬪遽覆舟會暮昏吏士擾亂倉
 卒不得救遂卒於江中年四十九事聞 天子悼公才良篤
 勤職司就致殞沒為之嘉傷既贈今官復廕子一人得錄於
 太學 賜司農金與葬而命祭於官備夫哀榮公自起從仕
 至皆有恩方宰華亭遭太夫人憂華人告行省願以百姓服
 三日服代公三年喪請毋去官其私以祠祀歌思不忘則攝
 六合尹家人或道過六逆旅戒不取值焉以志公惠十一年
 春公子道灋等既奠於封淑人師氏胡氏祔謂先大夫恪循
 其官以終荷 渥褒其曷可無宣於辭俾後咸有述乃表吉

石以振銘詩

伉伉周葉有翼其傑以紹於豐不猛而剽果毅且安宜民攸
 宗其勤孔武坎窞無所孰遏之功 帝曰汝勤顧錫乃位胡
 曠以崇揭揭旃旒歸焉是保士慨展同不愆銘德利嗣垂式
 醴望大宮

侍講學士鄒公墓志銘

胡天游

壬戌九月學士鄒公既卒搢紳僚列遇於朝者羣相弔嗟朋
 友哭於私家江南之士之在京師無識與否咸曰善人沒矣
 惟公醇質夷行虛恭而樂士在翰林三十年最為宿老為儒
 者望而官不過侍從卒之日其貧愈於其未仕也公少俊敏
 周晬識字八歲通諸經能成文章賦詩孝弟之行有過人者
 其厚和樂易雖武夫悍卒可使去鷺鷥而豎隸之愚亦知其

易親而願事也公之官自翰林庶吉士授編修歷右春坊贊善出爲河南督學使者還遷侍講以至於學士公之學主守六經旁及釋老氏皆覽焉而無所溺其於文章清純淡茂彷彿其爲人而尤長乎詩於物無所好惟專嗜書不以老而倦聞人之善與士或奇俊才秀甚樂稱道請交而一出於誠也始官編修大臣有薦之者遂預修史及督學河南教諸生皆有法式旣爲學士以序當遷九卿然公門下生與後進年少舉科第六七載或已開府躋顯仕而公文學宿舊聲名行誼遠在他人上乃獨以學士終嗚呼是所不能知己初公有疾將請老以歸貧未能遠行旣而加漸遂卒於京師古之仕者祿有餘而從容去就有以自得後世窘殆迫局事勢之不同顧有若此鄒之先自明中世及順治初代以仕宦稱貴族其

兄弟同時有官御史太守者子某復舉進士爲都水郎今年二月方奉公柩歸葬於江南請爲志焉哀公之不可復見增感喟於永傳故有以銘其德係曰

戰國三騶子談說當世而公著書獨以儒鄒陽稱名文詞則駕而相與驅其無憾者君子之澤爲善蓋有餘鄉則秦伯傍沼巨區枕其安原公寄隱於此乎

文學二周先生墓志

胡天游

二周世系以文學濟堂隆構從在浙東滌美雖弗升乃抱良貴所不足者非以無位上珍仁元卒諱稱字字考予功春宇其嗣予功磊磊文盡魁輩爲諸生師伉伉六藝秉剛負豪練計習事重於縣大夫以枉直寄歎宮而謀釋其睢恣里爭鄉証化德弗試常自謂古賢爾衡虞翻慕者此類溫公惟人春

宇是識厥考視不同同以善利身殫作孝蒙疾顛瘞文辭刻
剔深吐沈咽未艾隕焉不宜有戾胡天獨然孰診其崇後四
十年天游乃銘之文學之孫文學之子謂我也
文學之先自宋南渡居嚴州淳安世出汝南汝南後漢多顯
名最著者尙書舉處士燮天不以文學爲舉而使獨如燮將
以舉者待其後耶

翰林院編修李公墓志銘

劉大櫟

公姓李氏諱重華字實君又字玉洲宋忠定公某之十七世
孫世家常州之無錫其後遷吳江歷五世而至東厓公寅今
崇祀鄉賢者公之父也公生六歲已能爲詩出語輒傾其行
輩東厓公沒能自擇師而事之鄉先達翰林張公大受以文
章名世公往從之游而張公於及門中獨愛重公因其子
及兄子女子子咸受學於公於是公亦以文章名世其所交
友皆當時號稱英雋有名之士也公事太夫人至孝不忍斯
須離訓迪而太夫人念公之賢能宜起家甲科督令赴京師
求舉公不得已就道而心願常在太夫人左右康熙庚子舉
順天鄉試雍正甲辰舉進士改官翰林而公益日夜慕思太
夫人不置太夫人聞之寓書勉其供職毋以我老爲念其後

太夫人卒於家而公以奔喪歸遂哀毀得疾蓋太夫人之志如此公性愛士如飢渴士之負材藝遊京師者公皆與之往返論議時時出酒食以相勸勞壬子典四川鄉試而是年以前所薦舉人不稱落職而公之長子治運方為秋官郎中以祿養留京師則日與縉紳及故交之閒居者連為詩社或聚徒課文文章益富賢豪趨赴益眾治運提學山左公主校閱甄拔號得人知榆林公為書院長而邊徼之士皆興起於學知有經訓按察安慶每訊鞫公必坐屏障後隱聽其有所平反則喜稍可疑則諭令再三慎測必得情乃罷蓋公雖不仕而功德之及人如此昔公在京師則士爭趨之恐後公從其子在外則客遊京師者無所歸公卒則士大夫嘗相遊從者皆相向歔歔泣下嗚呼其可銘也公以乾隆二十年八月十

二日卒享年七十有四娶張氏子三人長治運今按察兩浙次泰運太學生先公卒次光運太學生女三人長適縣學生張七雲次適太學生韓承詩次幼銘曰

維公之德世積而偉維天相德施於孫子既多受祉我作斯

銘鑲之幽里永千萬祀

翰林院侍講張君墓志銘

劉大櫟

君諱若需字樹彤桐城人也姓張氏其大父文端公英相

聖祖仁皇帝朝世父太傅公廷玉相世宗憲皇帝及今

上兩朝皇考廷璐禮部左侍郎君生累世廕仕之家而趨操

被服無異單門窮士生方髫髻穎出儕輩稍長益嚴鮮有幼

志之失驚其丈人行許娶以子出就外傳潤以詩書華器夙

成以待出而為用於天下年二十八成進士授翰林院編修

充日講起居注官進侍講凡館閣文章之務君皆隨時立就不稽日月其纂修書館也職所宜盡趨赴惟恐後時未嘗憚其勞瘁其分校鄉試及禮闈也公以生明號稱得士上嘗謂其兄中丞若震曰汝弟直人也蓋方將大用之而君則既卒矣宗伯公視學江蘇九年江蘇事繁劇公振起文教選舉俊良絕除旁顧而已其名曹實物之細大畢舉君佐佑之功居多皇帝東巡狩宗伯班在扈從君方告給里居念尊府年考之高卽馳入都扶持以行故宗伯以衰年走塞外經喀喇沁敖罕翁牛特巴林奈曼科爾沁以達瀋陽往返六千里而不知有馳驅奔走之勞騁君之色養無違有以慰藉之三年之喪其禮曠絕不行矣君之在疚屏酒肉而不御獨居殯宮營兆之側蓋二十七月如一日既釋服赴闕拜辭於墓

猶攀畱數日不能舍以去也里中人多客遊京師時其不幸則往往朝夕之不謀寄食旅館積歲月莫償其值或終不能歸歸而無以爲道里之費甚則疾病而莫爲之醫葯死亡而莫爲之棺斂君悉爲區畫隨其緩急難易必使之就理乃已而又慮急遽之難以取給乃更與有力之賢共相捐輸使人存其資本而取其息以待用規制草創既定矣而君卒君之成進士其房考爲滿洲伊公爾敦伊公沒而夫人獨居困甚君不忍其飢寒歲月餽問有常餼君卒而以其訃聞夫人夫人哭之慟踰時以他事使往夫人則夫人方懸伊公像於壁間揭君訃狀於其下而對之哭也蓋君於人一任以誠而接之以慈愛故君之卒朝之薦紳大夫宗族之親朋友故舊下及阜隸奴婢莫不悲泣相弔自以爲失其所歸君與人飲

酒淋漓終日如不厭及其閉門端坐未嘗一持杯罕見人有所未見書輒借鈔焉研究諸經而於周禮尤爲交通互達所爲文甚富而長於歌詩其侍宗伯而出塞也有從邁集數十百首予嘗爲品次之君以乾隆十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卒年四十有五生子四人長曾做翰林院檢討次曾做國學生次曾歎中丞養以爲己子次曾虔尙幼女子子二人長適同縣吳綸其幼未嫁云曾做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鄉某山之原而以書來請銘銘曰
施於外者略蘊於中者隆君之於世爲無憾而天之於君則不終山石其可泐而不可壞者君之宮

鮑海門墓志銘

劉大櫟

乾隆三十年歲在乙酉十二月壬戌海門鮑君卒予繫官於

黟久不聞其凶問而歛人頗有知之者然恐觸予之悲哀匿不以告踰年孟夏其子之鍾始獲以其訃聞予哭諸寢門而不自知其痛嗚呼予窮於世所有者友生而已而鮑君之窮幾與予等天又奪之耶鮑君諱臬字步江其先歛之永豐鄉人其後有僑寓真州者復渡江至京口而家焉祖諱仲珍父諱天民皆不仕君生而穎異年十七隨其父參謀幕府往來皖江荻港間過采石上太白樓所至發爲詩歌出語輒驚其奇長其後壯遊姑蘇兩浙文益工而奇編益富而巨蓋君之天才鴻麗山峙泉涌放恣飄飄極馳驚之能不勞紀律部伍而自中於法度近代稱詩罕有及之者君幼而攻詩不樂爲應舉之文邑宰奇其才將薦之學使適遭父喪輟試而同里妒害其能者嘵嘵以寄籍爲辭服闋援例入成均適值鄉試

不獲舉君乃發憤棄去舉子業而踴力於詩故其仕宦之塗絕而家道益落自古才人之不遇未有如吾海門者幸其子之鍾賢能繼其志 皇上南巡之鍾以詩賦蒙恩擢授中書第一人予以爲君之憤懣庶老而得舒且將長享其子之祿養嗚呼孰謂之鍾未補官而君於是冬死矣嘗竊以天生是人旣賦之以拔出之才雖於榮利之塗絕無復望然使其蒼然黃髮老死山區未爲過也今君之年纔五十有八未至於篤老也而旣死豈直吾徒悲賢士之不遇雖然彼世之早拾科名貴顯於中朝而以老壽終其身者多矣若君之文章傳之世世且千百歲而無窮其修短蓋不可以度量計而何羨於彼初博陵少宰尹公守揚州聞君之名召至其門下日與公子右亨相切劘而尹公太夫人尤重君常引至內庭相見

飲食之如家人時方開博學鴻詞之科尹公卽以君應舉咨名大府趙公中丞顧公督學張公檄至而君以疾作辭不赴君之名在四方而最愛君者尹公尹公貴爲 天子之近臣而卒無以振起君也悲夫君家多藏書手自披閱無虛日所著海門集三十卷已刻十卷又外集十卷華陽瘞鶴銘考一卷京口文獻錄三卷筆耕錄一卷藏於家君娶某氏生子二人長卽之鍾次之鏞女子三人皆幼之鐘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鄉某里之原而請銘於予銘曰
江朝於海山矗其中金焦之旁鬱爲才雄維君特起厥聲蘊隆若有以施而值其窮於人爲窮於天爲通嗚呼已矣安此冥宮

舅氏楊君權厝志

劉大櫟

舅氏楊君諱紹甬字穉棠於書無所不讀少工爲科舉之文而鬱不得志旣困無所合而讀書益奮發不衰年已老頭白且禿猶依燈火坐讀禮經至城上三鼓不輟蓋君之於書自其天性而非以求名聲利祿也舅氏性剛直於等常人未嘗苟有所酬答與鄉人處雖貴顯有不善卽面責不少依阿臨財廉執事果可謂好學有道君子者也娶邱氏累生男不育而舅氏遂無子以康熙六十年六月二十七日病癱而卒嗚呼可痛也舅氏於諸甥中尤愛隣櫪嘗撫予指吾父而言曰此子殆能大劉氏之門然未知吾及見之否平居設酒食召櫪與飲舅氏自提觴行趣令醉櫪謝已醉不能飲舅氏笑曰予性嗜飲每過從人家飲酒主飲者不趣予飲吾意輒不樂以此度人意皆然乃者舅氏實飲汝酒當不使甥意不樂也

酒半仰首歔歔徐顧謂櫪曰予窮於世今老且暮且死然未有子息汝讀書能爲古文辭其傳於後世無疑當爲我作傳則吾雖無子猶有子焉櫪受命而退未及爲而舅氏遂舍予以卒悲夫君旣卒之七日其兄子某以君之柩權厝於縣城北月山之麓櫪涕泣而爲之志

國朝文錄卷之六十一

志銘類四

沈果堂墓版文

全祖望

義門先生之學其稱高弟者曰陳季方曰陳少章年來俱已
 實喪而吳江沈君果堂爲之後勁果堂爲人醇篤盡洗中吳
 名士之習讀書以窮經爲事貫穿古人之異同而求其至是
 其爲文章不務辭華獨抒心得顧闇淡自修世無知之者而
 果堂亦不甚求知於世大科之役有薦之者始入京方侍郎
 望溪李侍郎穆堂皆稱之予亦由二公以識君君平生有所
 述作最矜慎不輕下筆幾幾有含毫腐穎之風予頗以爲非
 場屋材而君果以奏賦至夜半不及成詩而出遂南歸兀兀
 著書其論文足與二陳稱敵手其窮經則二陳有所不逮也

予往來江淮之上道出申吳必訪君君亦必出所著顛倒就予互相證明天子求明經之士予以爲果堂足副其選而竟未有薦之待詔公車門下者寒瓊一席泊如也辛未之冬君著周官祿田考方就予自邗上歸吳之老友沈穎谷陸茶塢進耕石爭畝余曰果堂正盼子欲以周官祿田考有所商權予迫於歲暮懇諸公詩酒留連之阻歸權也是夜解維遽去而寄聲於茶塢曰明春當與果堂爲對床之語并讀其所新著之書不料及春而予有嶺外之行參辰相去音問不接李生師稷南來告予曰沈先生歸道山矣嗚呼大江南北相望二千餘里高材之士不少然心知之契可以析疑義資攻錯而不徒以春華相馳逐者則果堂之外吾未之見苟知君之將死當棄百事而從之亦安忍掉頭不顧成此孤負是則

痛心者矣君諱彤字冠雲蘇之吳江縣人家世高門在明中葉有二光祿稱直臣甲申而後有以兄弟殉國難者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君以吳江學諸生應徵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無子以其從子爲後得年六十有四葬於吳江之某原嘗纂吳江震澤二縣志震澤故吳江之分邑也君於二志經緯分合各有法可以爲天下分邑修志者之式嗚呼交游凋謝歲歲作哀挽撰志銘老淚爲之枯竭而予亦衰病日深今年幾死嶺外歲宴歸來一哭樊榭再哭果堂何以爲情也

厲樊榭墓志銘

全祖望

余自束髮出交天下之士凡所謂工於言語者蓋未嘗不識之而有韻之文莫如樊榭樊榭少孤家貧其兄賣淡巴菰葉

爲業以養之將寄之僧舍樊榭不可讀書數年卽學爲詩有佳句是後遂於書無所不窺所得皆用之於詩故其詩多異聞軼事爲人所不知而最長於遊山之什冥搜象物流連光景清妙軼羣又深於言情故其擅長尤在詞深入南宋諸家之勝然其人孤瘦枯寒於世事絕不諳尤卞急不能隨人曲折率意而行畢生以覓句爲自得其爲諸生也李穆堂閣學主試事闈中見其謝表而異之曰是必詩人也因錄之計車北上湯西崖侍郎大賞其詩會報罷侍郎遣人致意欲授館焉樊榭襍被潛出京翼日侍郎迎之已去矣自是不復入長安及以詞科薦同人強之始出又報罷而樊榭亦且老矣余交樊榭三十年祁門馬嶰谷兄弟延樊榭於館余每數年必過之嶰谷詩社以樊榭爲職志連牀刻燭未嘗不相唱和已

而錢塘踵爲詩社予亦豫焉數年以來二社之人死亡相繼樊榭每與予歎息今年予有粵游槐堂以書告樊榭之病不意其遽不起也嗚呼風雅道散方賴樊榭以主持之今而後江淮之吟事衰矣樊榭姓厲氏諱鸚字太鴻慈谿人今爲錢塘人康熙庚子舉人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二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無子以弟之子爲後葬於湖上之某峯所著有宋詩紀事一百卷樊榭山房集二十卷已行於世又有遼史拾遺十卷樊榭以求子故累買妾而卒不得育最後得一妾頗昵之乃不安其室而去遂以是怏怏矢志死是則詞人不聞道之過也嗚呼樊榭屬予序其宋詩遼史二種忽忽十年息壤在彼而今隕涕而表其墓悲夫是爲銘其詞曰

冲恬如白傅兮尙有不能忘情之吟人情所不能割兮賢哲固亦難禁祇應尋碧湖之故槩兮與握手以援琴樊榭茗上之故姬也

王立甫壙志銘

全祖望

立甫姓王氏諱豫字敬所浙之長興人娶姚氏吾友蕙田之姊也立甫生負異稟其骨相矍鑠就婚於姚氏蕙田與立甫爲同歲其才相埒唱酬時相厄而蕙田之姊於十七史皆背誦亦頗欲鍼砭夫壻立甫出則遇敵手入則懼爲其婦所窘益沈酣於學大放厥辭古文初學柳州繼而歸於半山詩則醇乎唐音也顧立甫有膏肓之疾莫甚於好名以其好名故不慎於擇交而連染之禍至逮入京師立甫故孱瘦神魂魄力不足以當大難况家貧甚銀鐙就道一無所資長繫五年其妻以望夫而死迨事解得出而芒角已摧困殆盡不可復

振矣癸丑之夏買舟南下過予卧榻中悵然言曰吾一往蕭索不敢復與諸公爭宋虢之長但願繼今以往寂坐深山窮經治史稍於學有所得東隅之失或可藉手以見予予曰諾乃至任邱故人爲之留宿猶貽書於余謂志氣奄奄幾不可收束寄聲吾友願得良規以箴心疾則成我者也未幾抵家遂不通問蕙田以札來謂其山居頗適不料其死之遽也立甫銳意著書其出獄也杭堇圃方過予而立甫至堇圃問曰患難之中所著多少立甫曰無有也堇圃愠曰古人遭患難正可立言何忽忽耶立甫謝之嗚呼豈知立甫雄心已爲荼毒所盡竟不能待五稔也立甫初哭其妻謂予曰吾之負吾婦者不可挽矣蕙田自當有文以傳其姊然吾尙欲子之文以張之予逡巡未及踐約而今乃以志立甫者及其妻豈不

恫哉遺文有孔堂小稿長與令鮑辛浦為梓以行世立甫最喜徵文獻壬子予將赴秋試前一夕立甫來視予偶與談張尚書冰槎集中攷證傾耳聽之神味津津火盡取所儲闈中樺燭焚之鷄三號童僕盡起席間燈尚熒然立甫乃曰吾過矣子得無入闈而困耶立甫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其年四十有一曾祖某祖某父某無子葬於某山之某原銘曰

蘭而摧玉而折欲問天其何說茗溪水其嗚咽有此文儻不滅

姚蕙田壙志銘

全祖望

通經學古之士天每以阨窮加之或曰所以玉之於成也然所謂阨窮者不過槁項黃馘三旬九食以畢其生亦已足矣

而乃重之以疾病甚之以患難終之以孤茕如是而曰玉之於成莫之信也天而無意於斯人乎何故而於孤根薄植之中屈沆瀣之菁以篤其材天而有意於斯人也而所以玉之者適足摧殘戕賊之以至於死則司命者之權衡不知安在歸安姚蕙田長興王敬所皆今世僅有之才也二人者為郎舅其讀書能冥搜神會直見古聖賢之心其為詩古文詞清雋高潔平視千古一時推為國器然而皆一貧如洗不克自贍其生蕙田尤疲羸長年委頓藥裏不去手寒暑風雨時若有鬼伯阨之敬所遭奇禍逮繫西曹者五載蕙田以其姊故益在多凶多懼之中終日涕洟敬所解網而歸不數年而死蕙田隻輪孤翼漠然無所向痼疾益甚沈綿又十年竟死二人者皆無子嗚呼其可悲也蕙田之操行其視敬所更醇敬

所死予銘其墓不諱其生平疵類惹田垂淚讀之已而相向
 激然以哭至失聲長興令鮑辛浦在座亦汎瀾而起今吾銘
 惹田之墓辛浦之死且三年矣誰其讀吾文者惹田姓姚氏
 諱世鈺字玉裁曾祖某江蘇按察使司祖某明經父某諸生
 娶某氏惹田之為諸生也王提學蘭生唐太守紹祖皆知之
 欲為之地然竟不果未幾惹田亦病廢更無意於人世矣晚
 年能刊落枝葉所得粹然授徒江都遂卒焉吾友馬曰瑄曰
 璐張四科為之料理其身後周恤其家又為之收拾其遺文
 開雕焉可謂行古之道也生於某年某月某日卒於某年某
 月某日年五十有五從子某為之後葬於某鄉之某原所著
 有蓮花莊集四卷莊故松雪王孫之居也其銘曰
 惹田之學私淑義門義門之徒莫之或先人亦有言墨守太

望惹田不信禦侮兀然每逢異幟立有爭端焦唇敝頰各尊
 所聞而今已矣宿草陳根淒愴哀詞以當招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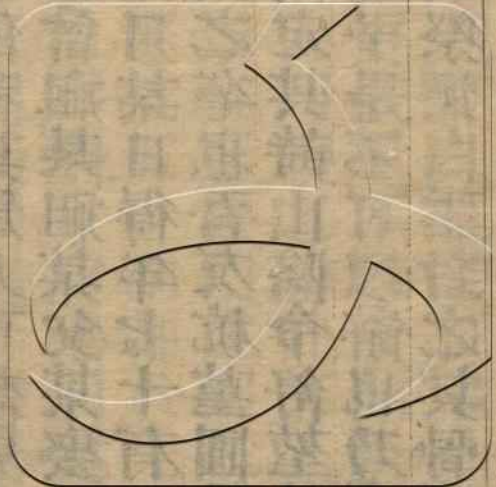
周穆門墓志銘

全祖望

穆門以詩名天下五十餘年平生嘗遍歷秦晉齊楚之墟所
 至巨公大卿皆為倒屣顧終於贈蹬不遇而死其人淵然湛
 然莫能窺其涯溪渾淪元氣充浹眉宇蓋古黃叔度陳仲弓
 之流也士無賢不肖皆曰周先生長者大科之役姚侍郎三
 辰薦之穆門力辭不得應徵至京就試以歸杭之詩人為社
 集羣雅所萃奉穆門為職志詩成穆門取長牋寫之醉墨淋
 漓姿趣頽放時或弁數語於其端得者以為鴻寶湖社風流
 百年以來於斯為盛皆穆門之所鼓動也尤篤於人倫之誼
 其娶婦也賢而頗不得於其姑穆門戒之曰黃涪翁之姊文

城君困於洪氏雖有三令子莫能申也汝其善事姑矣婦卒以困悴而死穆門事其母益孝不敢有幾微見於顏色然私憐其婦終身不更娶以報之有弟已析產乘穆門之出游而鬻其居穆門歸更僦屋不以一語及之故人王袁許三子者死有女皆流落穆門贖之歸并其二從女皆撫之如女擇壻而嫁之以是晚景益窮穆門故郵產前明右副都御史莓崖先生相之後其遷杭五世副都於先司空公爲右交副都之孫觀察於先宗伯爲姻家故穆門與予尤相愛也近副都之後居鄞者微不可問穆門隴念大宗形之寤寐余嘗爲穆門言莓崖墓在太白山下廿年以來神道荒蕪石馬眠草中寒食麥飯恐無舉者穆門泫然流涕曰吾當東歸買墓田復置墓戶以守之是後歲歲相見必及此然絀於力竟未能也暮

年別自署東雙橋居士東雙橋者副都所居鄞城北坊第也
昨年予病於杭幾死穆門所夕訪視予稍進食穆門頻齋楹
來過次年予在越中而穆門吳淞之赴至矣穆門死湖社諸
人一若失其憑依者其爲人可想見也穆門姓周氏諱京字
西穆一字少穆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生於某年某月某
日卒於某年某月某日得年七十有三葬於湖上之某山子
宸望諸生穆門之卒也吾友杭墓圃爲之傳敘其事甚悉厲
樊榭施竹田論定其詩山陰令舒塋畝爲之開雕而宸望又
以幽室之文屬予是不可以辭也乃更爲之銘曰
重湖黯然喪我祭酒白雲封之其骨不朽



通奉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雷公墓志銘

朱仕琇

乾隆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甯
 化雷公以疾薨於里第遠近人士聞者驚悼交書相弔蓋公
 以忠孝見信於上而天下尊其學者三十餘年其告養洎
 丁艱朝野咸望起復大用以著大儒之效於天下而公遽
 薨公之薨而人士竊計內外大臣未易有如公之畱意人才
 者故其始聞而驚驚已而悼人人有失其私之悲而因致夫
 天下賴之之意而益知公之生歿於世不偶然也公諱鉉字
 貫一號翠庭先世陝人也後自江西遷汀之甯化故今爲甯
 化人曾祖某祖某皆不仕父諱某縣學生三世皆以公貴
 恩贈如公官公爲諸生見蔡文勤公學約悅之從文勤學文

勤稱公爲人類楊江陰江陰者文定公名時也鄉貢京師高安朱相國軾聞公名不可得見乃就公蔡公寓舍論易時人兩賢之而合河孫侍郎嘉淦亦先禮公舉爲國子監助教癸丑開性理試主者欲得公公謝不往既成進士朝考第一大臣多薦者改翰林院庶吉士今上卽位詔起公於家侍讀皇子賜第內城特旨授編修充丁巳會試同考官以御試前列受賜充日講官起居注京察一等遷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修撰同事余某以皇太子薨入京奉旨畱侍皇子讀公言余某父喪未葬不宜在皇子左右聞輔臣咎其辭爲好名使在廷人人辟好名之嫌不執親喪非細故也余得歸終制丁縣學公艱服闋詔起供職以額外諭德食俸遷右春坊右庶子再遷少詹事充日講

起居注官擢通政司通政使是時上以言事者外沽直名

自規便利下旨訓敕公謂二者雖諫臣不肖然朝廷樂聞

讜言不必病二者以塞言路昔孔子稱舜隱惡揚善則知當

舜之時言者亦不能有善而無惡惟舜隱且揚之故書曰明

四目達四聰又曰嘉言罔攸伏願皇上以舜爲法任老成

遠諛佞簡遊幸屏玩好得旨嘉獎是冬乞假省母假滿以

原官提督浙江學政調江蘇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仍調浙

江梓陸清獻公年譜教士敦實行去功利衡文取清醇一革

舊習公爲政甚嚴而州縣吏亦無敢踰法虐士者有勒屬捏

報劣生者其人已擢守道公特劾之因奏舉報優劣宜責成

府縣官定以處分又言太學貢士宜先老成通經學者會秋

大饑有司以例不敢請公密言狀得旨特賑民困以蘇母

李太夫人年八十援例終養蓋侍養太夫人者四年太夫人既葬未終喪而公薨年六十四公平居雍雍以和不見喜愠之色至臨大節則嶄然不可奪其在朝廷遇重臣無加禮退接故交如布衣時狀貌秀偉造次必於禮而宏毅簡重安舒自得見者知為粹然大儒也初入任籍大臣爭相引重公岌然中立無少依附獨以忠懇結上知在羣臣中恩意特異二十二年南巡御書扁額為太夫人壽兼賜貂緞蓋公性純孝上知之故體恤之尤至而公臨薨遺表亦曰臣為子之事粗具而為臣之志未伸受恩深重莫報涓埃此臣目難終瞑者也嗚呼觀公之所以事上與上之所以待公者庶幾古詩書所載君臣相與之盛者已公之學以躬行為主其生平出處張弛言默按之無一不合於道者

至小事亦皆可法為文章簡要冲夷有古作者風所著經筵堂集自恥錄讀書偶錄校士偶存聞見錄等書凡若干卷公嘗謂國家根本在人才故聞一藝片善必加搜討所交多巖穴奇士其奉使出京布衣李鎔朱燉送別舟次錯號薦青山人與燉俱守道自重不妄見人者惟公能得之在浙江每有造訪或邑人求曉名姓相視驚訝不測公何以知之也公在病猶手修族譜考校無訛蓋其所存者如此公夫人同邑巫氏有順德能宜於公長子定淳壬申恩科舉人次定澍監生先卒次定源貢生女一人適太學生巫某孫男二人孫女二人定淳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山某原先期以書狀來請銘仕琇與定淳為男女姻家辱公以文行見知者二十餘年公之病未薨也實以誌墓之文見屬因忘其不肖輒刪

狀語掇公行身居官之大者藏諸幽以告後世云銘曰
 雷世潛德始顯於公公仕以道不辱其躬正學之興 明時
 是逢進禮退義既孝既忠非公之賢 明聖在上信賢不疑
 崇德無忘爰再起公不俟自來侍經 皇子久試公才改官
 詹事遂掌銀臺公督浙學 皇有特命迎養之便母愆溫清
 南巡賜詩又以爲言教及都人彌荷 皇恩惟公督學雍
 雍翼翼起秀第蕪幽側無匿公貳都憲大江之南仍改浙學
 文教其覃惟公立朝無側無倚體 皇之心以成燕喜其喜
 維何忠孝道光奉母歸閭色養無妨融融洩洩和樂且康諧
 於 帝心 天語揭堂公進不疑退省無虧古有成人庶其
 在斯壽母慶終公猶孺慕喪筵未徹俄驚大故公年六十公
 位豈卑未厭衆望士林齋谷城 有邱爰得吉卜公體藏焉

表以名木大儒之壟過者咸肅

雲南鎮南州知州龔君墓志銘

朱仕琇

君諱一發字某一字厚齋世居閩縣其先系出宋參知政事
 文莊公茂良入明有爲翰林院檢討者諱福福後而澤爲廣
 東提舉司提舉用卿爲南京國子監祭酒族益顯君曾祖遠
 吉安府知府祖其裕兩淮鹽運使父曰阮邑庠生以 皇太
 后萬壽 恩勅贈如君官君生八歲而孤母林太孺人教之
 嚴稍長爲諸生有名貢入太學以五經舉順天試會有 旨
 分發舉人補縣令以下官而君得河南試宜陽密二縣授林
 縣令河南水災以能治劇調任虞城病假歸病痊需次直隸
 丁林孺人艱服闋署平山元城二縣補高陽令以久俸陞知
 雲南鎮南州抵任數月感疾卒年五十九君少時慕范文正

滕威敏之爲人不治小謹而好恤人之困及爲官則謂可行其志矣故所至皆有惠政尤盡心獄訟宜陽民訟妻家匿其妻指妻歸甯時同行者一人爲證君謂匿妻者卽其人也一訊果伏林縣民兄弟爭產數官不決君一言而叩頭流涕願解訟去密縣日有以酗酒三受杖責者亦同百姓流涕送出境其得人心如此治虞城最久初蒞任時 朝廷下帑金百萬轉東南漕賑民又 命使者疏積水爲惠民永便諸河冠蓋絡繹於境君賑務之餘供張無乏勞來飢民就役工先諸縣竣使者嘉歎會藩司檄民受常平粟者皆納米君曰非故也因言虞城不產米故以雜糧代今民新經大荒幸毋重困之藩司當是時聞君言怒甚繼以其理直亦不之罪也醉民突入典史署嘗典史受杖死君言巡撫曰杖數十五爲刑至

輕杖後三日死此死自有故非典史罪也且醉民侮官官輕治而以無故之死累官使官受不明之罪以去則民益輕官從此官難治民矣典史竟罷然人以君言爲躓也令虞城七年百廢具舉尤以學校爲急而大城其城曰水患孔亟隄弱不足恃也歲大蝗獨不入虞城界人皆異之君久宦人意君且剗方取容及徵米事乃能自伸其意上官如此所至得民虞城尤甚君去任十餘年民語及君輒流涕人謂君必有以柔之者及觀君論典史杖民事嶽嶽持大體不稍假借乃知君政張弛得宜自有以服民心久而不忘非爲燠休嫗拊以求媚也君篤於姻族遠祖皆置祀田其疏屬貧口計口存恤破產不自悔重以歷官交代之累益困然君垂沒猶以義田義塾爲惓惓嗚呼可謂難矣予與君有文字之好不見君近

二十年後於鼇峰見君子景瀚詢知君在家大喜因訪君一見歡然道故及君官直隸陞任滇南意且大用償君生平同民憂樂之志矣乃不幸未久而棄世也悲夫景瀚篤行健文成進士後益好學方廣求古人善世之方可通於今者變化之以謀宜民成君之志者其不在茲乎君夫人某氏生子某某女某某云某年月日景瀚兄弟將以君葬於某地先期狀君行來請銘銘曰

君之文章如秋決河龍鼉萬怪舞於洪波奔流所屆禦我者何急仕活民乃老一科君仕七縣遺愛如貫訟無留牘學有集彥牛犢肥字盜賊渙散渤海之風於今再見高城額額廣渠淵淵君子成績澤流億年蝗避其治暴霽其賢中孚之吉浹於人天遷秩滇南其陟伊始萬朝之岡忽蹶舉趾於君何傷斯人失庇宗族銜哀舊民隕涕昔范文正仁設義田君病彌留亦致拳拳豈私一家恩有自延憂樂同人宗族先焉至誠感神積善餘慶君子克賢繼述方盛必成君志以終治命配文正公奕世歌詠

鬱林州州判甯君墓志銘

朱仕琇

君諱良驥字德稱其先臨川人也由邵武禾坪再徙建甯西鄉遂入縣治三陽廟前家焉子孫別爲三陽甯氏至太學生際輝以富善得名君祖也君父明章益俶儻任俠多賢雋之游以縣文學卒援例歲貢生君生饒家兒時日坐塾讀書不喜爲子弟豪縱事稍長文筆秀異謹言動同游敬之年十六附學籍以累試高等食餼拔入太學君嘗受業謝閣學道承知棄俗學通習傳記百家書能詩賦工書法生平慕陸清獻

公爲人其在太學教習官學生一以禮法諸生悅喜以國史館膳錄事竣議敘判鬱林州未抵任卒年四十五君事繼母謹治父母喪不用浮屠履家產前後豐約之異意泊如也故人以荀卿君子憂則靜而理之義推君謂君於陸公非苟爲慕者君精於方脈其卒以病喉初疾君自審可治處劑未決欲抵蘇就良醫謀之日夜亟行未至前一日卒於舟中以劇發要害藥粹不得施故也知者旣哀君又咎君持重以禍然世之輕自任以殺身者亦多矣則君之處慎豈非自得正命者哉予長君三歲少朋試有司相慕用及予吏歸君方憂居命子人望從予學始過從相得因知君宅心和正通人事於仕爲宜惜其早世利不及人也昔唐宋太學之盛士皆來聚而當時公卿多由州佐發聞者若君之賢與其迹其於古

人幾矣而終不遂則推之天下其如此鬱沒未名之材者必多也由此觀之史冊所稱其人亦適遭其幸者已豈眞人才有古今之異耶人望縣學生力學行有儁才識者皆曰必大甯氏然則君之志其亦不必恨其不得於身矣某年月日人望以君葬於某山來請銘銘曰

方義圓知會

聖時太學出官齒未衰階登儒術上下諧一

蹶初蹶以喪歸親知迎哭善人疑天命賁若甯僭差如大川流規爲陂膏潤涵澹甯無爲在原稼稻早求資君社膏躬豐後遺有嗣獵古文益奇圍空免雉雷虎皮廟幄覲深捫六彝周旋仁義中軍麾甄成征吉皇家毗輸宣豈弟活生黎君志之償獲在斯世人短慮矜睫眉轉徙勢利生瑕疵目狎伏雌豈奮飛我辭於幽非夸媚用激薄俗冥君悲

郡文學甯君墓志銘

朱仕琇

甯氏出春秋世世卿於衛最盛嬴者晉士慎所與克違陽氏之難在齊曰戚以歌動伯主未及旦取相國周有越力學爲王者師更秦漢稍不聞唐之裂有世基者自山左來知撫州南城惠於民歿而畱家今之新城唐南城地也傳十二世中再徙不出南城萬鎰爲建甯尉因家建甯吉安里由萬鎰至君籍建甯凡十九世君諱偉字秀士一字立夫平生勇於世篤於游俠於施凡族媼不能財力者四至曰惟立夫君笑曰誠吾事也卒無不得其意去急友人安危如己諍友過必復常矣然後嘿人始咈終乃恐不繼言嘗以甯郡縣來無聞士大夫不接於周齊晉衛受族益古其裔名史書乃益闕絕夜寤喟興思繼甯氏遇塾子弟文中試者欣然握手勸學

行冀助大其世自業甚攻事蝟集袖書與上下聲琅琅鄉闈嘗一薦考官起而擠卒不遇歎曰甯其不繼已夫欲去而升梯士皆哀君志策後必有聞者未幾君長子時鈞果以古學超騰千百人中見奇名有司目爲國士三子時鑑業又文疑疑立君志所成庶幾在是君出自庶孝嫡母過所生父母未葬臨歿稱大罪無他言嗚呼可哀也已君受知金壇曹友夏以府試童子第一入府學爲生列諸生二十餘年卒年若干子某某孫某某卒若干月孤時鈞將以君葬於某山某原先期來請銘予夙與時鈞游而君於予兄筠園又姻也故知君事爲詳銘曰

甯氣早濟於周有世聞書列史國散乃替暎之烈午亦做西際厥昏以時道不終閉雞人司嘑東明又繼君興夙夜以業

門第情則孔修文則孔藝不行其驅輿牛掣曳克肖於賢豈
階利勢茅寢馨升鬼嗜其祭有澤之長有教之制鬱立佳嗣
闢古無銳謂君享成甫駕以稅志而不年君子所涕曷云銘
之春秋之裔

陳處士墓志銘

朱仕琇

昔東漢之末賢人輩出潁川陳氏荀氏尤盛世有令聞接於
魏晉其時稱陳氏之德者曰公慙卿卿慙長是知勢位隆卑
不足爲太上之輕重也白太邱後郭有道覃季子侯元覽孔
甯極徐希顏皆以布衣特見於名人之文至連處士喜施應
山之人思之郭義官一村老樸誠孚於異物歐陽永叔歸熙
甫樂書其事甚矣德之必聞也三公列侯載於民上萬目所
仰歿而無稱者多矣雖或譜史冊而世多昧焉閭巷匹夫聲

迹淺近而文人喜名於篇後世共傳其人豈非誠之不可掩
而教之所賴以立者哉陳處士國婁者建甯北鄉石臼人也
字聖標少業賈與衆逐什一之利然仁心爲質未嘗以是傷
其行也嘗予人白金二百市布旣而不償處士曰是不得已
也卒舍之農有負租不入者審其貧逐折券調以錢粟自哀
不及事母爲母之兄子娶妻生子館而食之終身事繼母四
人如一諸弟亦不知與君異母也余嘗與其母弟文學君談
值天嚴寒處士親爲文學加衣是時文學年逾五十處士亦
六十矣兄弟妮妮笑語如童穉時余私爲歎息處士御家有
法內外肅然族或相訟未能幽直者決於處士之一言事有
利於人者無不爲也縣舉鄉飲耆賓人以爲宜卒時年若干
子幾人某某孫幾人子某將以某年月日葬處士某地先期

介余從姪孫雄元來求銘余久廢於世未得以其辭薦道當時賢士大夫功德每以自慊顧野處之彥獨時狎而得之因得論次其始終附古所云發潛德之幽光者後世欲著孝義獨行之篇將必有取焉處士其一人也銘曰
 居迹雖猥而情孔良姻族懷之兮今也則亡信鄉里之善人兮銘以彰之

從兄太學君理山墓志銘

朱仕琇

君諱仕璠君之父曰伯起府君故太學生實為先大父第二子大父早世府君事處士公治家最力是時家初起處士公年高府君兄弟七人故家事一委府君府君春治裝賈四方秋歸課家田租入能審緩急持大體不苛細故銀穀阜息而人懷其仁府君年三十一歿於楚其喪之歸四方弔哭者皆

失聲府君之歿君年七歲矣諸父以君早孤無兄弟又傷府君治家之力而旅死也以故愛憐君甚君年十二以貲入太學婚於城南王氏王氏邑之豪族也女美而才擇婿得君女歸之日儀從赫奕耀路路人豔之君既見譽於諸父其之王氏方童穉容止揖讓如老成人眾賀王氏得婿又私目謂府君有子矣王氏女生三男二女而卒又娶於江南南城甘氏生七男子自王氏之卒二十餘年間君連喪三男一女一子婦一孫而君繼歿其所喪者皆王氏出也蓋君一身所值之盛衰變遷如此君之歿母范夫人年七十餘猶在堂蓋夫人目睹家人之喪既傷之矣賴君日帥七孫者嬉戲於旁以忘其前後盛衰之感君既歿則夫人四十餘年保孤以貞於府君之心於是浩然無所於放而變遷之亂慮波湧風曠雖年

高善忘有不能以盡釋也故族黨歎傷夫人瀕老而增未亡之戚且追感府君之不幸而推君已逝者之心使其有知知以是爲遺憾也君生五十一年處饒家未嘗出門不識水陸之險舟車之勞幼爲諸父憐愛未嘗任事以榮辱是非德怨經於心而家人之哀沓至糾出如此遂至歿其身者豈天地之付與亦有乘除於其間耶王氏子文儀文仁淑英三墓皆余爲銘今又銘君之葬蓋余所閱之哀樂多矣於一家如此其餘從可知也君所生男子九人王氏所出者三曰某某皆前卒甘氏所出者六曰某某女子二人曰淑英適董氏前卒曰良英適陳氏皆王氏出也孫三人曰某某文儀遺腹子某年十八先君三月而卒君卒之後幾月子文儒將以君葬於某山某原先期書來夏津請銘仕琇因志君所值始末之盛

哀者而并及於府君之德以天之報施善人爲不可知也旣以敘余之哀而又繫以銘銘曰

惟府君之勞在一家何異傳所稱數世之仁君宜享之而大謬不然者榮悴集於一身其天道幽遠蓋無以解於婚親將報施久而後應福祿遠而彌新初不繫一時之息耗貴賤富貧者耶若然則必有餘慶將以屬諸後之六人者也

淑英墓志銘

宋仕琇

淑英從兄理山長女也嫁同邑董大峻爲妻年二十二以子死葬某地淑英早喪母王氏依其大母范繼母至淑英交事之得其歡心接二寡嫂撫弟妹抱哺兄之遺腹子甚恩且仁也淑英歸董氏而從兄之家上下無笑聲彌月蓋董氏得婦而朱氏失其賢女子淑英亦不忍其家人之念每語之而出

涕淑英沒時傾其外家諸叔伯父兄弟皆往視蓋其賢之信於朱氏者如此將葬大峻與淑英之同母弟文仁來請銘於其從叔父仕琇仕琇嘗讀詩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之言而竊悲之蓋女子去其少時游處親戚之愛而依丈夫莫不為其身計深遠此無智愚賢不肖一也而智者之思尤無窮賢者則知命而安之淑英所處在二者間然觀其臨歿垂涕無言不獨父母之黨悲之凡習於董氏者皆知其可哀也余與於悲者爰作銘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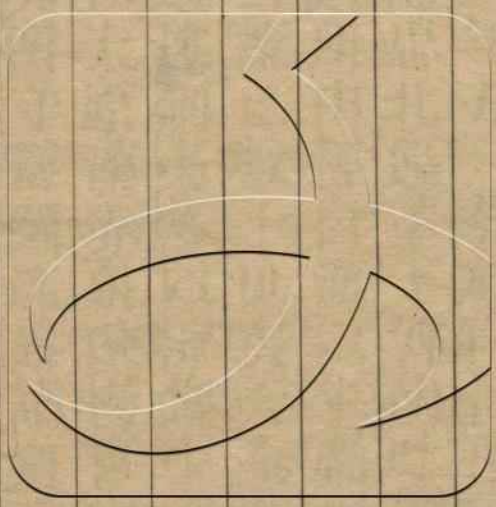
生有涯其如馳胡一瞬而朋思知人之患患以有知予作此詩鐫於幽碑以冥其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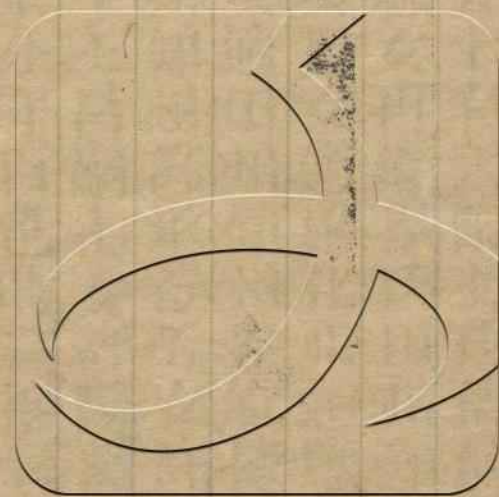
世襲上林土縣知縣黃君仁長墓志銘 楊仲興

右江世襲官惟土州牧岑族滋大次則上林縣令黃氏獲土分疆皆以隨狄武襄平儂智高功黃與岑世為婚姻其累勤世業無有災害亦與岑氏等黃氏世籍山東宋皇祐間諱嵩者為狄武襄參謀寇平授甯遠將軍世襲上林土縣十九傳至君諱瑞麟字仁長事親孝侍疾不解帶居喪不見齒性簡約治家井井族黨宗之以某年襲職居官有惠政雍正五年八達鄧橫用兵輓糧餽餉君有力焉古州義甯之間屢有苗變當事以田州牧岑應祺才調令出師兩檄君代理州事例分半俸君悉自資給無分毫取曰某不才不能仗劍臨戎為國家効命顧代庖而獲羨何以對同官勵軍士其介操如此生平好書善騎射邑人皆以方山子目之若忘其為長吏

者生子憲教之有法業成卽請襲職不預人間事矣其恬澹
 又如此君生於康熙三十八年十月十日卒於乾隆十九年
 九月八日年五十有六配馮氏佶倫州知州世英女繼配韋
 氏下旺司漢統女再繼岑氏田州知州應祺女子憲娶潘氏
 安定司宗藩女長女適果化州趙應龍俱馮出次女適下旺
 司韋尙禮三女適田州知州岑宜棟俱韋出次子宣幼未娶
 四女適全茗州知州許承莅五女許都康州知州馮永吉六
 女許那馬司子王昌嗣七女許陽萬州判子岑宜幹俱岑出
 孫九如憲出余分守百色時君抱病未晤然知其人迨君沒
 余復攝賓州事二十二年十有一月憲致君行狀且曰卜吉
 安葬乞言納壙上林昔所屬也憲賢宰也誼不得辭乃志而
 銘之銘曰

君之生也余知其人而未嘗與之語及其沒而葬也余聞月
 日而不知其處積善餘慶天之所與令子克家翁歸得所





天全六番宣慰使楊公墓志銘

盛謨

公諱自唐字翊清姓楊四川天全宣慰使也客死南昌旅邸
十餘年不克葬其子老且貧號泣於人無或助者既賣一宅
乃得以乾隆八年五月葬於南昌東郊桃花塘天全爲蜀後
戶西通西壚烏思北逕董卜韓胡吐蕃雜種中有三關險隘
諸夷出入貢道所由經自漢以來屬楊氏稱外藩若古諸侯
相傳以及於公蓋已數十世矣天全在萬里外風聲渺茫而
楊氏世有其地控制夷落以擁護中國更千餘歲不衰至公
而始絕公先世太原漢赤泉侯楊喜之裔元封中從將軍郭
昌討定西南夷畱守靈關沈黎諸道及後漢有逢從武侯平
南詔有功受封食其土歷魏晉至唐爲靈關道世襲刺史宋
爲瑯門安撫使入元易靈關曰天全遂以可大爲天全招討

使明永忠晉廣漢師愷以平巖州雜番克西蠻詔入覲愈以從軍戰死於播州贈宣慰使崇禎末張獻忠陷蜀之明以義師率進士朱倭伊舉人鄭延爵戰沒及順治壬辰常以天全歸命授都督僉事能輯其衆內衛越數歲先桂襲職於公爲父其後以公功贈榮祿大夫方大夫受襲獻忠黨高承恩與郝承裔兵躡始陽將壓境大夫遣壯士力禦大敗之賊悉入數戰不支退守岩砥關關潰太公逸深箐中李太母已爲賊俘大夫仰天歎曰本欲取魚通三十六種滅此賊今休矣遂折弓示邱夫人反走求太公及隘遇賊輿馬擁去當是時邱夫人有孕侍李太母羈雅州寺數月公生於寺中先夜有婢夢大木僵卧於庭有龍縈之蠕蠕然木漸立少復旋旋下木僵如故越日乃生公公少翹邁六七齡喜馬射大夫爲小鞍

羈使服大羝部中兒亦鞅鞞其羯以從嬉公指示羣兒悉有部伍見者驚以爲異稍長益豪舉自任日召麾下健卒射獵平林峻麓好爲大言衆躍起比公襲以所居邊陲當扞蔽唯簡練士卒精繕藹糗優游坐鎮以待有用兵韓胡六邨與沃酋呢嘛乾參戰於鐵圍又自烏思萬里致朗札子卒定董卜韓胡嗣邊夷震服西墟在瀘河西荒蠻雜處其大者號稱鍋莊莊皆自雄分統百數稠樓率不相下唯明正一莊內附得授符調康熙庚辰黃帽喇嘛與紅帽喇嘛以相爭擊死明正遂入寇掩殺戍兵渡瀘居岫州堡爲內外之交於天全相屬時大雪大師出征公率死士出岫遇賊於火草坪奮雪力戰斬其魁賊大挫已復營上渡夜半銜枚奪龍豬關及達岡岡頂木石危巖一逕蜿蜒而上蟻緣及半遇機發木石聲如

雷益奮厲直上躋其巔掀帳舉旗賊遁去逐北數十里至壚
明正妻工哈率部來迎官兵亦集各分校進畧木鴉而還慰
撫壚蠻安堵如故西壚復是役也公功最著命下授宣慰使
封榮祿大夫從軍賞給有差丁酉王師將有事西藏調千夫
轉粟於松茂公命嗣子大業督餉不綴至庚子兵大進諸道
並出公簡閱其衆以半從大軍出塞兼護戰馬及藏以半餉
瀘河餉凡二路西自灌縣歷汶川威州保縣茂州而峙積於
松潘南自雅州歷榮經縣小相嶺飛越嶺而峙積於瀘定橋
其徑崎嶇人日五斗往復肩負雨暘風雪晝夜不得息疲弱
者卒不繼更番補益又多瘴疾死傷火酒藥糈力於自進乃
克濟凡五歲西藏平當是時屯戍萬里調遣如雲西蜀當其
衝力役轉輸相屬不絕公力爲多天全舊有茶徭又有官山

雜稅能苦民公悉汰去閒居飲酒賦詩拓落不羈卽窮荒能
以文章與士大夫相往復京師聞名人多稱道之雍正丁未
川陝總督岳某召公入成都三日收印綬十日出羈楚剝待
命且不測公恬然聽神色自若天全父老來唁公曰吾世祿
已遠苟無以用自不能長爲印雅守尸之犬君輩無爲我念
其善事後人先是粵西泗城及滇迤東威遠阿迷迤西鄧川
迤南烏蒙悉以故改土黔楚秦隴亦然於是岳請蜀邊世土
應從例爲郡縣天全亦在譴中故有是役明年安置公於江
西之南昌冬十月乃自萬里橋買舟出峽公有女適徐氏者
自臨邛攜持至新津江口候七日見公哭曰何爲至此耶其
焉逝耶母有墓在青溪吾未死吾尙掃祀之語畢抱公哭兩
弟侍旁大哭舟中人皆哭兩岸不忍聞公嘿然良久乃別去

自蜀如楚凡三月及江夏時大風雪登黃鶴樓西望顧謂二子曰江流其遂南乎吾不復矣命取黃柑酒痛飲數日夜遂得疾不下食至南昌四十餘日竟卒初大夫羈雅州時郝承裔與賊有隙大夫乃令其客聳承裔殺賊以降已而承裔復叛大夫亟遣使馳聞密發精銳破賊於蘆山復於紫石關擒其兵高思宸等十七人賊遂潰其後壚蠻燒掠沈村猴子坡大夫躬率兵討定之及大將軍趙良棟興師伐吳逆大夫發勁卒出雅黎遠路潛斷其後逆不得逸事聞賜一品服色蓋自逢受胙以來累世立功順時向風得以自固至公父子間功尤盛褒崇顯榮軼於前代而祀竟覆公生於順治己亥以雍正己酉三月二十二日卒娶招討使高一桂女封夫人子二長曰大業原襲宣慰使次曰振業原授都司女二適臨

印貢士徐陶麟榮經諸生程業孫三壑壑屋曾孫鶴毓鶴年天全故屬天末專戎備不治文史公獨積書嗜學教其二子二子卒以詩鳴屋又有才爲東南佳士至今稱楊氏者以文章世其家可謂盛矣人皆以爲其氣盡故不土食謨獨謂諸邊土其同楊氏以徙者二十餘家而楊氏獨能如此蓋亦幸甚公仲子於謨有交以公行述走書幣數百里徵謨銘謨蓋嘗讀其靈和志而志風土世襲甚詳者故不敢辭而爲之銘

銘曰

西梁和夷禹跡所掩沫水漂疾潤屋絕險遐矣靈關相如始通朝貢古道煙雨蒙籠楊侯佐蜀厥有藩籬田田相承中土是維渡瀘不毛蠻種實荒唯此瑯門乃扼其吭羅疊據要火井沈熒度索尋樅熟戶夜扃諸番獻豚賚以香茶舉手於額

歡呼辣爺桓桓大夫克忠克武殲厥逆醜庶保茲土逮公之
季曩屬戎馬拓我邊疆曰錫純嘏既髦既倦適彼南國岳陽
廢餐遂以不克豫章之野風寒雨苦荒茅所覆公其永主



王惺齋先王墓志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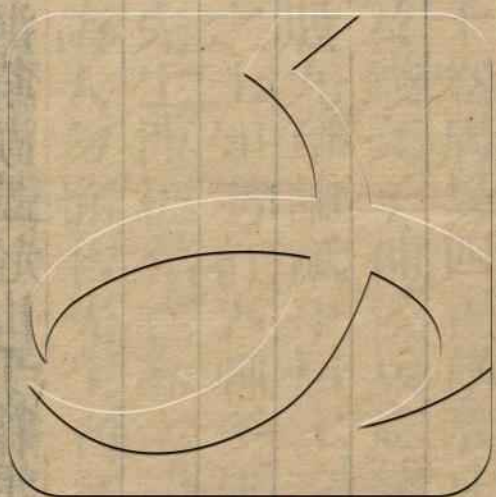
翁方綱

先生諱元啟字宋賢號惺齋先世自杭遷嘉興曾祖國泰祖
承榮父昌業世有隱德先生幼卽有志聖賢之學不爲時俗
文字舉乾隆甲子浙江鄉試辛未成進士署福建將樂縣知
縣三月而罷然其釐訟獄禁賭博設十家牌平鹽價立排糶
之法禁質庫重利濬澤溝渠修橋梁道路諸實政悉殫心力
爲之邑人以爲抵他令數十年之功旣以誣被吏議復至其
邑民扶老攜幼饋芻米汲爨及鄰境之民皆歡迎如慈母先
生雖於經濟未竟其志而教人之用尤著前後歷主講席於
延平道南書院者再又於仙遊之金石邵武之樵川順昌之
華陽蓋在福建最久也河南衛輝之崇本山東則濟南之灤
陽蒿菴曹州之重華於其鄉則鎮海之鯤池三十年間十主

書院之任所成就之士以學行文藝科目著顯者數千百人先生爲學以宋五子爲宗說經尤精於易而爲文一本韓子撰讀韓記疑十卷周易四書講義史記漢書韓非子孫可之歐曾王文集及錢文子補漢兵志諸書校正評注凡若干卷惺齋論文勾股九章論祇平居士文集恭壽堂家訓若干卷凡嗜學多文之士知考訂者輒多厭薄宋儒以自喜今日學者之通患也先生博極羣書勤考證工文詞而篤守程朱之旨終身勿貳誨人勿懈若先生者可謂真儒矣既病革猶補注周易下經及易簣前一日猶命子尙繩改定順宗實錄記疑條中二字蓋其貫天人古今之精力畢世以之先生生於康熙五十三年七月十一日卒於乾隆五十一年七月一日年七十有三娶沈氏例封孺人子男三天石早卒尙珏附監

生四庫全書謄錄廣西候補縣丞尙繩增廣生孫男二克任國子生克新孫女一曾孫男一銘曰

孰能博綜漢唐而篤信程朱淵哉若人不見是圖學則伯厚東發教則鹿洞蘇湖蓋超出乎籍湜紹述間而獨爲韓之徒



國朝文錄卷之六十二

志銘類五

惠定字先生墓志銘

王昶

先生惠姓諱棟字定字號松厓先世扶風人九世祖倫遷於吳曾祖有聲與徐孝廉枋友善以九經教授鄉里祖周惕康熙辛未進士由庶吉士改授密雲縣知縣工詩古文著易傳春秋問三禮問詩說諸書考士奇康熙己丑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講學士兩任廣東學政以通經訓士粵人至今誦之著易說禮說春秋說大學說交食舉隅琴瑟理數考紅豆齋小草諸書先生生而凝靜敦樸好學不倦好禮不變以孝友忠信為坊表年二十補元和縣學諸生先是學士從粵歸奏對不稱旨罰修鎮江城用罄其家先生退居葑門之泮環巷

樵蘇後爨意豁如也承其家學於經史諸子稗官野乘及七經縷緯之學無不肄業及之經取註疏史兼裴張小司馬顏籀章懷之註諸子若莊列荀揚呂覽淮南古註亦並及焉而小學本爾雅六書本說文餘及急就章經典釋文漢魏碑碣自玉篇廣韻而下勿論也甲子鄉試以用漢書爲考官所黜由是息意進取乾隆十六年天子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兩江總督黃公廷柱陝甘總督尹公繼善咸以先生名上會大學士九卿索所著書未及進罷歸先生嘗以顧氏炎武左傳補註雖取開成石經較其同異而義有未盡因發明公羊何氏之學附以羣經作補註四卷於尙書採摭史記前後漢書及羣經註疏以辨後出古文之僞定鄭康成之二十四篇非張霸僞造爲真古文梅賾之二十五篇爲僞古文作古文尙

書攷二卷爬羅剔抉句梳字櫛摘其僞之由來皆郝氏敬闢氏若璩所未及雖毛氏奇齡之冤詞莫能解也以范蔚宗後漢書因華嶠而成書古人嫌其缺畧遺誤而東觀漢記謝承之書不存取初學記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平御覽諸書作後漢書補註十五卷又以漢儒通經有家法故五經師訓詁之學皆由口授古文古義非經師不能辨也先生四世傳經恐日久失其句讀成九經古義二十卷於易理尤精著易漢學七卷周易述二十卷凡鄭君之交辰虞翻之納甲荀誥之升降京房之世應飛伏暨六日七分世軌之說悉爲疏通證明由李氏之集解以及其餘而漢氏易學燦然又撰易微言二卷易例二卷以闡明之又因學易而悟明堂之法作明堂大道錄八卷禘說二卷發聖人饗帝饗親之至意謂古之明

堂治朝太廟靈臺辟雍咸在其間攷之堯典春秋月令玉制無不合也少嗜新城王尚書精華錄爲訓纂二十四卷搜探博洽貫串掌故亦爲世所傳先生生於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十月初五日終乾隆二十三年戊寅五月二十二日年六十有二初聘宋氏繼配張氏又配陳氏子四承學承緒承跗承萼以某年月日葬於吳縣西渚邨之祖塋先生以名賢後裔蔚爲大儒同里蔣編修恭裴楊編修繩武深相器重而常熟御史王公峻尤重之余弱冠遊諸公間因得問業於先生及丙子丁丑先生與余又同客盧運使見會所益得盡讀先生所著嘗與華亭沈上舍大成手鈔而校正之故知先生之學之根柢莫余爲詳嗚呼自孔賈奉勅作正義而漢魏六朝老師宿儒專門名家之說並廢又近時吳中何氏焯汪氏份以

時文倡導學者而經術益衰先生生數千載後耽思旁訊探古訓不傳之秘以求聖賢之微言大義於是吳江沈君彤長洲余君蕭客朱君楷江君聲等先後羽翼之流風所煽海內人士無不重通經通經無不知信古而其端自先生發之可謂豪傑之士矣因取陸淳施士禹孫復之例稱先生以刻於石且爲銘曰

端門有命標羣經西河退老相師承劄谷瓜實悲秦坑淹中棘下蕪榛芳山東大師當災興口講指畫開文明自唐泉宋義漸盲釀嘲閔笑疇其徵先生晚出研道精七經六緯蟠胸膺日月爲易窺璣衡或薦於朝因未亨歸而抱犢棲柴荆愍遺一老莫兩楹秋山蒼蒼鄰洞庭斑然狸首千秋肩吁嗟儒林亡典型後有惇史眠此銘

江慎修先生墓志銘

王昶

予友休甯戴君東原所謂通天地人之儒也常自述其學術實本之江慎修先生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先生卒是年東原舉於鄉明年來京師求所以志先生者卒卒不果又十餘年予自蜀還朝而東原以薦授庶吉士校理四庫館書於是取所自爲狀及汪世重等年譜而屬予銘之先生名永字慎修安徽婺源縣人居縣之江灣曾祖國鼎祖人英皆不仕父期諸生先生生六歲讀書日記數千言嘗見明邱氏大學衍義補徵引周禮愛之求得其書朝夕諷誦自是遂研覃十三經註疏凡古今制度及鍾律聲韻輿地無不探蹟索隱測其本始而於天文地理之術尤深年二十一爲縣學生三十四補廩膳生四十一歲成禮經綱目八十卷五十五歲借鄉人

立義倉貧者賴之六十歲成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度恆氣注厯辨歲實消長辨厯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七書各一卷六十二歲爲歲貢生成近思錄集註十四卷十月江西學政金公德瑛招爲諸生校閱文字六十九歲成四書典林四十卷又成推步法解五卷七十六歲成鄉黨圖攷十卷七十七歲成律呂闡微十一卷七十八歲成春秋地理攷實四卷七十九歲成古韻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學辨微一卷八十歲成周禮疑義舉要六卷禮記訓義微言六卷深衣攷誤一卷讀書隨筆若干卷又明年而卒距生於康熙二十年七月十七日年八十有二娶汪氏子二逢聖早卒次逢辰孫三人朝陽朝伸錦波曾孫二人廷珍廷福先生之著禮經綱目也以朱子晚年攷定儀禮經傳通解其書未成黃

氏楊氏續之猶有闕漏乃以大宗伯吉凶軍賓嘉五禮爲次廣摭博攷使三代禮儀之盛粲然可睹其著七政諸書也謂歲實爲麻中綱領日平行於黃道是爲恆氣故定氣時刻多寡不同而恆氣恆歲實終古無增損當以恆者爲率梅氏所言歲實消長恆氣注麻見岐未定也其撰律呂闡微也據管子五聲徵羽宮商角之序呂氏春秋稱伶倫作律先爲黃鍾之宮次制十二筩別十二律以正淮南天文訓及漢書麻律志之謬撰古韻標準三書謂古韻之論扞於吳越而精於顧氏炎武顧氏攷古之功多審音之功淺由三百篇以正顧氏分十部之疎且分平上去三聲皆十三部入聲八部爲用韻之準謂欽定推步法七篇凡日用之躔離交食五星之遲疾伏見及恆六曜之行皆具密法而奧義難明爲探立法之

意詳步算之方并附推步鈴一卷於後又謂深衣之制諸儒論者凡數十家大率踵交解十幅之譌據玉藻言在當旁則非前後之正幅也舉鄭君之註以正疏誤因爲深衣圖攷晚年讀書有得隨筆撰記謂周易以反對爲序次卦變當於反卦取之否反爲泰泰反爲否故亦往大來大往小來是其例也凡曰來曰曰反自反卦之外卦來居內卦也曰往曰上曰進曰升自反卦之內卦往居外卦也又謂兵農之分春秋時已然不起於秦漢證以管子左傳兵常近國都野處之農固不隸於師旅也其精心獨見發古人所未發如此先生年六十嘗偕友人入都時開三禮館總裁方閣學苞以經術自命舉冠禮昏禮數條爲難先生從容詳對方公折服又吳編修紱亦深三禮有疑相質無不首肯也乾隆二十八年命

秦文恭公蕙田修音韻述微公奏先生精韻學 詔取古韻標準四聲切韻表進呈以備採擇公又自取推步法解入於五禮通攷至戴君總校四庫書乃盡取先生二十種寫之以藏秘府先生弟子著籍者甚衆而戴君及金君榜尤得其傳自朱子起婺源其後如李燔陳淳之輩咸以道學通經名後世越五百年而先生復出雖終老跼伏不見知於世而其言深博無涯涘昭晰羣疑發揮鉅典探聖賢之秘以參天地人之奧厥後戴君諸人繼之其道益大以光先生歿大興朱學士筠督學安徽以先生從祀朱子於紫陽書院天下以爲公先生以某年月日葬於婺源之某里銘曰
仰以觀天俯以察地中貫六經聖賢所萃析之綜之會而通之上推發斂圓則九重或解其頤或折其角遂傾聞人用啟

求學弗耀弗施山頽木隕筦道之樞厥功不泯肅肅嚴祀配於紫陽後有弔者睇此崇岡

戴東原先生墓志銘

王昶

門人黟縣知縣張君善長由黟走書來告曰戴先生東原與善長相識夫子所稔也今東原卒柩歸於家黟與休甯接壤將謀所以葬東原者洪舍人榜旣爲之狀矣敢以志墓之文爲請嗚呼余之獲交東原蓋在乾隆甲戌之春維時秦文恭公蕙田方纂五禮通攷延致於味經軒偕余同輯時享一類凡五閱月而別及余爲中書舍人東原始以鄉試中式來於都至余自蜀中歸則東原已被薦擢翰林同寓京師而東原遽以病歿蓋余二人離合之迹如此若東原之敦善行精經誼余雖不獲企其少分而定交之久與知東原之深莫如予

也非余誰當志者按狀東原諱震會祖景良祖甯仁父弁皆不仕東原以乾隆十六年補縣學生二十七年舉於鄉三十八年奉 召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四十年 賜同進士出身授翰林院庶吉士又二年卒於官東原生而體貌厚重性端嚴十歲乃能言就傅讀書過輒成誦日數千言不肯休授大學章句至大注右經一章以下問其塾師曰此何以知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爲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應之曰此先儒朱子所注云爾又問朱子何時人曰南宋又問孔子曾子何時人曰東周又問周去宋幾何時曰幾二千年又問然則朱子何以知其然師無以應大奇之東原讀書默而好深湛之思塾師畧舉傳注講解意每不釋師苦其煩因授以許慎說文解字東原學之三年盡得其節目又取

爾雅方言及漢儒箋注之存於今者搜求研究一字之訓必貫羣經本六書以爲定由是盡通前人古義凡十三經注疏舉其辭無遺者時年纔十六七爾隨父客南豐一年經學益進東原謂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繇字以通辭繇辭以通道乃可得之又經之難明在一事必綜其全而覈之鉅細必究信乃有徵如誦詩而不知古音強以協韻則已齟齬失讀誦禮而不知古宮室衣服之制已迷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沿革則禹貢職方山鎮川澤春秋列國疆域會盟攻戰之地失其處所不知古今推步之法則如夏書之辰不集於房魯太史引以爲正陽之月孟夏東晉古文尙書繫之季秋小雅十月之交鄭康成以爲周正十月劉原甫以爲夏正十月春秋日食三十六歷代史志載

步算家上攷曲合其一而卒違其一儒者何以識古書之眞
偽辨箋解之得失決魯厯至朔之當否不知少廣旁要則攷
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名號狀
類則比興之意乖六書之學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
緯衡從魏孫炎拗翻語後攷經論韻悉用之晉人以譯釋氏
之言其徒竊爲己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中
土準望用勾股蓋肇於周髀西法易名三角八綫而正弦比
例之根生於勾股則勾股能御三角三角不能御勾股雖深
明西法者咸昧其由來也於是日夜孳孳蒐集比勘靡不悉
心討索雷同勦說悉掃而除之其學彌博而探指彌約其資
愈敏而持力愈堅年二十餘而五經通矣又謂古今學問之
途大致有三或事義理或事制數或事文章漢儒窮其制數

宋儒窮其義理馬班韓柳諸君子根柢之以爲文章若分途
而馳異次而宿不知其不可以闕一也制數之不明於古人
之文多所不省矣經義之不達則所謂義理固一己之義理
而非六經聖賢之義理矣君子之道不可誣也蓋東原之爲
學自其早歲稽古好學博聞強識而尤長於論述晚窺性與
天道之傳於老莊釋氏之說辭而闡之使與六經孔孟之書
截然不可以相亂具見於原善原象及與彭進士紹升書蓋
其學之本末次第大畧如此婺源江先生永治經數十年精
於三禮及步算鍾律聲韻地理東原取平日所學質之江先
生爲之駭歎年近三十攷工記圖原賦注勾股割圓記諸
書已成傳至浙中齊少宗伯召南嘉歎不已元和惠先生棟
三世傳經其學信而好古於荀虞之易鄭孔之禮何休之春

秋旁搜廣摭發明古義東原見於揚州交相推重也東原家
 居同郡鄭牧汪肇龍程瑤田方矩金榜皆從問業至京師光
 祿寺卿王君鳴盛學士錢君大昕宋君筠紀君的盧君文弼
 皆折節定交焉其客文恭公所也出江先生推步法解公於
 通考中盡載其書其後學士朱君任安徽學政盡檄江先生
 所著書上於朝入四庫全書館東原表揚之力為多酈道
 元水經注流傳錯簡東原尋其義例按以準望整之還其舊
 俾諸水經支川渠委納釐然就貫旋於永樂大典內見酈氏
 自序且獲增益數事錄之始為完書嗣又得九章五曹算經
 凡七種自王寅旭謝野臣梅定九諸子皆未之見東原正譌
 補脫如劉徽注內舊有圖而今闕者補之書進得旨刊行
 而古書之晦者以顯其後得疾足痿不能行猶日夜校讎說

文方言大戴禮記以次勘定未及上進而疾已亟矣東原所
 著書毛鄭詩攷四卷詩補注一卷尚書義攷二卷儀禮攷正
 一卷攷工圖記二卷爾雅文字攷十卷方言疏證十三卷聲
 韻四卷聲類表十卷原善三卷大學補注一卷中庸補注一
 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原象一卷迎日推策記一卷厯問一
 卷古厯攷二卷勾股圖記三卷屈原賦注二卷文集六卷
 凡遺書二十種曲阜孔君繼涵梓之以行其未成之書水地
 記七冊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冊付子中立寫藏於家東原生
 雍正元年十二月某日歿於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某日年五
 十有五娶朱氏封孺人子一中立女一許字曲阜孔廣根蓋
 繼涵次子也嗚呼東原之學苞羅旁魄於漢魏唐宋諸家靡
 不統宗會元而歸於自得名物象數靡不窮源知變而歸於

理道 本朝之治經者衆矣要其先之以古訓折之以羣言
究極乎天地人之故端以東原爲首昔韓昌黎銘施士丐柳
子厚表陸淳皆稱先生蓋以經師爲重今竊取是例以示張
君俾刻於幽窳乃銘曰

鄭孔既沒大義寢湮各以闕觀莫溯其全先生觥觥搜元摘
秘貫串三才上窮六藝公卿動色 天子嗟咨媿古大師誰
曰非宜龍蛇召於遺言在笥吾言匪誣俟諸百世

內閣中書舍人張君墓志銘

王 昶

張君策時名熙純一字少華江南上海縣人性儻蕩疎豁意
所不相得悻悻然見於顏面不知人世有嶮巖陷阱好飲酒
間亦博塞踞號以爲樂然嗜詩特甚堅苦刻琢迨蘊蓄久
之乃大放翁張頓挫啗嗚叱咤力若可辟萬人是以人皆頌

其詩之工予以丁卯爲文會同郡與於會者十四人君獨與

趙君文哲及予最親是時君已有聲庠序然家益貧試於鄉
亦屢黜後爲侍郎夢公麟所知李公因培任浙江學政因召

入幕而幕有忌君者君不自安去入京師應壬午順天鄉試
得中式明年會試又見黜於有司歸逾年乙酉 上南巡君

獻賦 行在 召試授內閣中書舍人明年丙戌充方畧館

纂修官君自念以儻蕩疎豁故致齟齬迺折節自下遇人頽
乎其順抑抑乎惟謹言若不能出諸口曩時嬉笑怒罵之態

刮削無有存者人謂君齒漸長故性情漸平不知其剗削崖
岸以與時人委蛇以避世俗彈射蓋用心苦而意氣亦殆盡

矣丁亥八月余隨 上獮於木蘭始聞君疾比歸則疾已劇
越三日卒時惟九月之二十五日也距生於乙巳六月十六

日年四十有三君祖永昇父懋皆不仕無子以兄子培材為
後一女適同縣黃兆鼇卒之年十月其妻彭氏持喪歸以某
年月日葬於南匯縣之二十保三區其兄書來乞銘嗚呼自
君與予同會迄於今垂二十五年交益親君母夫人卒余
作文弔之言君雖無以為養其文與行必有以顯揚於世君
讀之而泣及在京師館余家酒酣已往具言生平閱歷輒歛
歔流涕因出所撰華海堂集屬余序余言君乃古之所謂狂
者其欻崙歷落之概與掩抑扼塞之狀一發諸詩觀其詩如
見其人君讀之忻然而笑世亦頗以余為知言然則銘非余
誰宜銘曰
嗟乎張君天所慳也稚而孤露茹辛酸也長而依人飽艱難
也空堂幽幽罕結茔也刻劃圭角弗屑刊也誰為含沙忍瘡

癡也晚始一遇顛已斑也熒發視含涕潺湲也如雲之氣束
此棺也舍十得一名不刊也用昌其詩澥迴瀾也我斲銘辭
不敢謾也

翰林院編修蔣君墓志銘

王昶

乾隆十九年余會試在京師以通家子得謁總憲金檜門先
生時鉛山蔣君士銓先生門下士也以能詩鳴故詩酒之會
無不共之迄今忽忽三十餘年其間離合無定而郢石之知
罕有逾於君者自先生下世二十餘年君又繼之所謂臣之
質死久矣於是其子知廉等以狀來乞為幽窆之銘予其忍
辭按狀君字心餘一字若生號清容祖承容父堅皆不仕君
生四歲母鍾宜人授以四子書及唐人詩一過不忘清江楊
勤懋公異之待以國士從父至山西讀鳳臺王氏藏書學益

富年二十二檜門先生督江西學政拔補縣學生以孤鳳凰稱之十二年中丁卯科鄉試十九年考授內閣中書舍人二十二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時余亦召試爲中書舍人故與君之交益密二十五年授編修充武英殿纂修官二十七年又偕余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二十八年充續文獻通考館纂修官明年奉母南歸居金陵久之浙江巡撫請主紹興載山書院凡五載兩淮鹽運使復請主揚州安定講席奉母以行四十年鍾宜人歿服終入京充國史館纂修官尋患風痺時淹臥牀第間四十四年余請假還朝往候之君笑曰已作習鑿齒矣談笑間目光猶炯炯也四十六年復病歸南昌至五十年二月二十二日卒年六十有一君生歿之日皆無雨而雷風故世以爲異云子七長知廉拔貢生充四庫館

膳錄官次知節舉人次知讓 召試賜舉人次知白知重知

簡知約皆幼生平著藏園詩文集若干卷存於家君風神散朗如魏晉間人從容譙笑繼以諧諢而甄錄寒酸激揚忠義有古烈士之風博通淹雅自古文辭及填詞度曲無所不工而最擅場者莫如詩當其搖毫擲簡意緒觸發如雷奮地如風抉瓦如熊咆虎嘯鯨吐鼉擲山負海涵莫可窮詰故論詩於當代以君爲首而論君之詩以五七言古詩爲極則君與禮部尙書彭君元瑞生同鄉成進士同年又同官翰林上賜詩嘗有江右兩名士之目今彭君置身華要而君官不過七品往蹇來反卒纏綿於惡疾歐陽子曰士患不逢時時逢矣患人主之不知知矣而不用者命也如君洵可謂之命矣五十二年某月日知廉等葬君於某縣之某鄉乃作銘曰

維遇之膏繁才之豐匪惟才豐志行攸崇抉幽發潛扶孝植
 忠何登 朝著疾疾乃叢有山崇崇有水淙淙曰歸斯邱馬
 鬣以封凌雲之氣闕於幽宮發為詩歌翻蜺走虹如有不信
 驗此雷風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總督江南河道提督軍務兼右副

都御史徐公墓志銘

姚鼐

公諱端字肇之湖州府德清徐氏曾祖庠生諱元臣祖舉賢
 良方正岷州知州諱志丙考涉縣知縣候補府同知諱振甲
 三世皆以公貴 贈太子少保資政大夫公生而強記明通
 涉縣贈資政公始仕江南知蕭陽清河縣皆臨河公年二十
 從官佐泊於隄陲疏導之法身習心解及從之涉縣助挑引
 河工峻先諸吏阿文成公奉使在河上見以為才公於例應
 選通判即奏畱於河東河工遂補蘭儀通判逾三年蘭儀改
 為同知官即以公升任調睢甯及開封下南河同知其間屢
 遭大河漲警塞禦得宜河南稱其績乾隆五十八年大計薦
 卓異護開歸道印值湖北邪教為亂從河督帶兵赴湖北界

防堵有功 賜戴花翎旋以江南總督兩河督合請以公署
宛沂曹濟道其年睢州河決曹州河涸公豫築河北兩壩以
待水至及睢州決口合河至曹漲甚賴壩以安 今皇帝親
政公引 見以知府用其冬授饒州府知府江南總督河督
請調淮安府旋加道銜逾年擢淮徐道值改淮徐道專轄徐
州公居任遭資政公憂其時河南衡工河決 上憂河事甚
命回籍治喪百日回徐州道任其後令以三品頂帶署河
東河道總督公至衡工決口初塞善後之政皆公籌也是年
冬卽補授江南河道總督逾一年 上命設河督正副官以
戴均元爲正督以公爲副逾二年戴公病歸公復爲正其年
冬又改爲副逾一年裁副總河而公復爲河道總督公自嘉
慶十年居江南河督任至是六年明習河事授吏程功羸細

必如所計躬耐勤苦以趨險急賴以安者屢矣時有議改河
入海之口者公往相視以爲不可迄今河入海循故口甚利
皆公識之當也然而大河多變非盡人力所可施而 國家
以河淮濟運泛涸或引濁入清漲急或權輕重決彼隄以保
此岸於河道民居安得無傷故公之才與所處之難皆 上
所深悉也而國有正法在任值有河患安能引天災而不爲
法受過故嘉慶十五年冬遂令去職仍畱工次公於是每遇
要工必以身先衆次年冬以泊揚山李家樓決口旁開引河
公任其事嚴寒積勞遂至病甚世謂使其功完事定天假之
年必復爲 上所褒擢而公竟不能待然其所已見於世者
亦可稱矣公著有迴瀾紀要安瀾紀要二書年十二而妣錢
太夫人喪與母弟妹甚友愛及贈資政之亡遺庶子及兩女

皆幼稚公撫之悽惻恩勤尤至見者為感動焉夫人蔡氏生二女側室張氏生一子鏞謝氏生一子鑽公年六十二以嘉慶十七年四月初六日卒以嘉慶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

某原銘曰

河流渾渾東屆淮瀆朝治而平暮忽改奔効功以人底績者天信維徐公 國之勞臣載任水官三十其年有勤其襄有資以安鬱蘊餘志曰瘞茲原

四川北道按察副使鹿公墓志銘

姚 鼐

公諱邁祖字紹聞定興鹿氏始明監察御史久徵有直諫名久徵生正明熹宗時嘗營救左魏諸君子之難天下稱為鹿太公者也太公生太常少卿繼善徇節死諡忠節忠節子曰化麟舉鄉試第一居父喪沒人謂之孝子孝子之子諱盡心

公之曾祖也為安邑令公祖諱賓仕 本朝為陝西道監察

御史考諱聖權 封奉政大夫公雍正八年庶吉士授編修

以四川北道按察副使罷官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四

日卒於家年六十夫人王氏先卒子二琪廩膳生次預早卒

以乾隆三十二年某月某日葬公及夫人於江邨祖塋之側

銘曰

鹿氏在明忠孝久稱有肖無替累以世嗣魏副使公彪文績

質始作詞臣究通經術匪曰能言而允行之以學事君在心

不欺命作御史有詞審審君子所予小人所憚巡察帝城周

閱殷廣閉杜謁言按邪伐黨給事於中掌禮吏科審較案牘

詳而不苛轉運奉使湘湖之南羣吏放手民則弗堪覈正斗

甬公以躬監正稅罔贏誅責貪恠有盜殺人吏論如法撫軍

御之謂不當執罷按察使而令公攝將軌律令意授威懼或
旁諷公公曰不可佑賊詭正甯禍及我言忤上官解其柄持
改任川北界以疲羸親入山林掘盜根株哀問民生慰恤瘠
枯直時軍興征金川醜以馬濟軍百城交走或應於前而乏
於後歸罪邑令大吏借口公曰憲矣非令之咎予以身任遂
遭彈奏吏籍其家敝几故書怨嫉之徒媿感嗟吁 詔荷公
校以重軍罰大吏憐公勸使私脫公曰詔乎脫余則爲苟非
君命敢奸以欺卒朝夕荷西師隨罷既有定功公亦蒙赦公
之在官嶷嶷剛毅公之在家愉愉孝弟歸遭父喪以毀受病
秉道終身卒斃於正有懿夫人飭身約己佐公清節誼不爲
侈同穴江邨高墳磊砢我銘直諫以厲姸姸

贈武義大夫貴州提標右營遊擊何君墓志銘

姚 鼎

君諱道深字會源山西靈石縣人以武進士侍衛乾清門出
爲貴州提標右營遊擊乾隆三十二年兵部尙書明瑞總督
雲貴進討緬甸集諸道兵君初不與調明公聞君訓練營卒
勇健有節度可用特檄以其衆至永昌至則果整練異他軍
明公善之秋三路出師以軍隨幕府從取木邦破錫箔踰天
生橋大戰蠻結先登奪柵殪醜紀功一等又從入至窮筭去
賊巢阿瓦城益近賊斷木礮石守隘我師糧少火藥鉛丸盡
師旋賊抄其後君爲殿遇山谷險阨君必奮戰俾師得度至
猛域未至猛域前二日君中鳥鎗夜息有軍校曰君傷重矣
賊至日衆道險難與敵盡稱病且逸歸乎君曰賊衆乃將卒
致力時也叱之退明日戰益力初明公將中軍趨錫箔別將

分左右軍異路進約會師及至猛域兩軍不如約前阻大山賊盡塞蹊隘環圍數重軍殺馬以食三十三年二月丁卯明公令夜拔營起平明賊來邀君立高岡與相拒他軍士從其旁得去君朝戰至日中被數創仆君亡次日明公亦亡事聞上以中軍多戰功其沒以無援賜卹特厚左右兩軍死事者殺其制不與之等於是君得贈武義大夫祀於昭忠祠祭葬卹蔭如制君祖龍騰父思義皆贈中憲大夫夫人梁氏先沒繼配武氏君之赴永昌也武夫人方孕君沒猛域兩月子膺綬始生君撫士嚴而有恩其聞檄令二日卽行而願擇其無子無兄弟者皆勿從沒後軍皆悲涕以其帶髮返次年賜葬本邑銘曰

願與何君眉目清美揖讓溫溫以與予友佩韃橫戈徂險而

馳急難舍生義孰與多汾流之側君起厥邑往不生歸銘之無極

禮部員外郎懷甯汪君墓志銘

姚鼐

禮部員外郎汪君於嘉慶十三年十月八日卒於京師次年其孤滿奉柩歸葬於懷甯先以書請予為之銘嗚呼學之做甚矣世俗說經者不務講明服習聖道行天下之公是而求一己之私名搜取隱僻為異而不必其中辨晰瑣碎為博而不求其當好惡黨讎乖隔錯迕是失聖人所以作經之本意而以博聞強識滋其非者也君少稟承宋儒之言行已有恥其於經也辭義訓詁之小者未嘗一一拘守程朱而大義必宗嚮而信且好焉因推明其旨將以扶正道率後賢是可謂君子之為學矣余始未識君居懷甯敬敷書院時君來偶見

余說詩關雎言古序及毛傳皆同朱子之說謂爲后妃求賢作者鄭康成一人之誤說耳君因探懷出所著說則意正同予自是往來益密其後君去入京師中乾隆五十三年順天舉人嘉慶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告歸又一見其後君改官禮部主事擢員外郎以公事被議旋復待缺遂卒君所讀經皆有札記其子編之爲八卷君年僅五十餘所欲爲者非第如今八卷也君深識天下事利病遇義慷慨敢爲使帑行一方施於政事亦當有可觀者惜其仕與學皆未竟而身沒矣君諱德鉞字崇義祖諱周煜父諱文墀娶徐氏繼娶阮氏子三時滴時連時泰孫■銘曰篤時好學義之徒志遠事鬱失士模後千百歲敬厥墟沐梓中瘞非俗儒

繼室張宜人權厝銘

姚鼐

宜人十七歲而歸余三十一歲而沒上事姑中接娣姒下撫諸子婢僕無以異今時女子而悖傲苟賤暴虐之事所必無也治家不能極於儉嗇而矜奢縱佚之事所必不爲也尤喜稱人之善聞人不善雖於予前亦絕不言余迂繆違俗仕不進而家不贏宜人不怨願以爲宜然以余所遇不偶獨幸得宜人偕居室十五年而今又死矣乾隆四十三年兩淮運使朱子頴請余主梅花書院又勸以家往宜人之疾以多產氣虛粹無良醫或反以藥疎其氣故以閏六月朔殞於揚州宜人高祖爲張太傅文端公曾祖爲少詹事諱廷瓚祖爲贈奉政大夫諱若霖而令四川屏山令君爲宜人之父其母又鄭姑也皆在屏山隔數千里不知其亡也余先娶亦張氏同出

文端之父遺一女宜人視之殆無以加其善既沒所出子女各二幼不甚知哀而長女之慟不可聞八月柩還厝之縣南五里而銘其室曰

循階庭立軒楹窈若存奠起遠風幽幽翩哉返稚子嬉潛來盼眇以須精霧散歸無窮物之本固荒忽曠靡戀生奚欣死奚怨厝委形於此館

海峰先生墓志銘

吳定

先生姓劉氏諱大櫬字耕南號海峰桐城人也曾祖日耀明崇禎時以貢士廷試授歙縣訓導祖姓父柱皆縣學生先生狀貌豐偉而性情直諒寬博讀書工辭章之學自古文亡於南宋前明歸太僕震川暨我朝方侍郎靈皋繼作連起其衰至先生大振其才之雄兼集莊騷左史韓柳歐曾蘇王之能瑰奇恣睢鏗鏘絢爛足使震川靈皋驚退改色詩亦孕育百氏供我使令元明以來辭章之盛未有盛於先生者也年二十九應舉入京師巨公貴人皆驚駭其文而尤見賞於方侍郎暨吳荆山閣學以為昌黎復出已而兩中副榜貢生以終乾隆之初邵開府余京兆欲薦先生賢良方正辭會舉博學宏詞方侍郎以先生薦及試為大學士張文和所黜而文

和後大悔泊乾隆十五年 詔舉經學文和獨舉先生而文
和旋去位乃出為教諭於黟黟士至今感誦先生教育之仁
不息 國家用經義選天下士而先生以振古之文生於
列聖相承文教累洽之日又有持權者為之引延而卒淪溺
下僚不獲展其才以沒則信乎命之窮也然而富貴之榮沒
則寂焉斗筭之功名亦澤竭則忘焉天地之光華一日不掩
則先生之文章一日不磨昇先生以曠世不數昇之才而特
假巖壑寬閒之歲月以成先生千古之榮天之眷佑之者至
矣即使先生數奇屈於生復屈於死卒致泯沒於無聞而先
生之可不朽乎此生者自在也其又奚懟焉所著有詩文集
已久行世其卒也以乾隆四十四年十月初八日年八十有
二娶吳氏生子三人皆早死以兄之孫符琢為長子介後嘉

慶四年十月某日葬先生於梅子嶺先塋之左門人吳定涕
泣為之銘曰

文雄千古遇屯一時一時之屈千古之師豈無公相高饒靈
飛百千灰滅公尚巍巍韓歐之側配食攸宜謂予不信請視
來茲

吳蕙川墓志銘

吳定

君諱紹澤字蕙川歛之溪南人也祖諱邦佩父諱鎔伯父錡
無子以蕙川後之蕙川為富貴之裔而樸誠謙退尚信義雍
然儒者少讀書於歙西之靈金山上與方晞原偕處新安雋
雄之士如鄭用牧戴東原程易田金藥中數往來山間互以
經術文章相督勸號一時之盛年既壯師事桐城劉海峰先
生學為古文辭業益以擴聲聞燕越吳楚之交予嘗與桐城

王濱麓數訪蕙川一日蕙川盛治壺殮相與徧遊園林眺覽山川之雄秀蕙川因侈陳往古豪傑非常之士建功名走萬里外作爲文章宣布朝廷威德氣甚壯也已而四顧唏噓俯首淚下予與濱麓啞然笑之則曰此予疇昔之志也嗚呼今已矣蕙川家多文學之彥其從父昆弟或成進士官翰林而少年其馳驟於靈金山者亦半爲達官以去獨蕙川年五十有三以諸生卒海峰先生嘗悼心古文之壞於今七百年而深嘉尙蕙川之辭有歐陽子遺音竟其學可頡頏之也嗟吾蕙川功名不獲建矣而文章亦未及大其成奄然違世百年之後蕙川之風流其無乃歇絕乎此尤可爲吾蕙川弔也其卒也爲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初七日娶鄭氏無子以弟紹瀛之子棫爲君後將以某年月日葬蕙川於某山之陽銘曰

木蕭蕭兮風急若有人兮太息齊且暮兮古今嗟有懷兮誰畢魂兮歸來安君宅

鮑君墓志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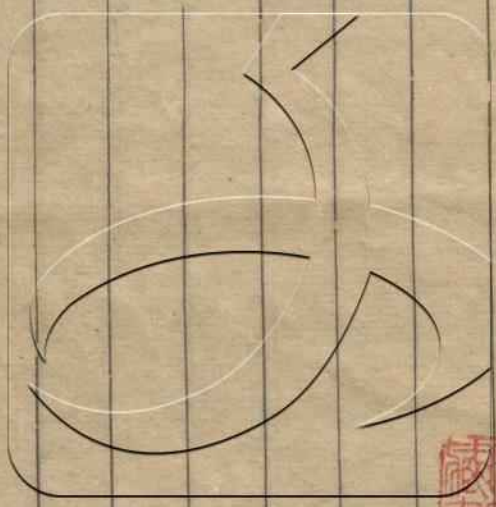
吳定

鮑君諱嘉命字鸞書一字鏡湖歙之巖鎮人也六世祖諱登明國初隱居奉母不仕曾祖諱蕃候選州同知祖諱善基庠生父諱倚雲優貢生君年十歲卽出爲伯父諱倚樓後性豁達少偕兄嘉鬯承生父受學以藝文震於庠父兄沒遂放遊吳越間以飲酒歌詩爲樂家甚貧君不屑屑慮往往傾已所有以贍賙人故人無賢否皆慕與君交賓朋日盛予嘗與君應省試聚金陵會日霽君挈予陟幕府之山訪烏衣之巷慨然想見王謝諸子功烈之隆俯仰江山淚數行下予異之君曰大丈夫生逢盛世不克變化如龍蛇茫洋上浮雨澤六

合顧安能終日困縛如轅下駒哉因極言人生得喪如雲霞之變幻太空如風之過耳囊有一錢即出以賙故舊振貧氓以適我之性奚為不可乎既遨遊久之無所合遂益不問妻孥生產以為常君之配唐孺人者同縣槐塘人也曉書史大義姑晚善病不解衣以待者經年君既困於遊孺人賴有兄歲周其乏然所入常不支孺人忍飢教育諸子女甚勤無愠色君之得以嘯傲湖山無憂家室者孺人之助也君以乾隆乙卯閏二月二十四日卒年五十有四先是癸丑八月初二日孺人卒年四十有九其卒蓋先君二年子四曰桂星中順天壬子鄉試以教職用曰金聽承兄嘉鬯後曰珊曰桂枝皆幼長女適孺人之姪唐澧次適畢掄甲次未字孫一曰庚桂星少而才嘗從予遊將以某年月日合葬其父母於某山之

原而請銘於予銘曰

仁不盡施而畢於斯豈人為之抑天為之噫天既為之而君又奚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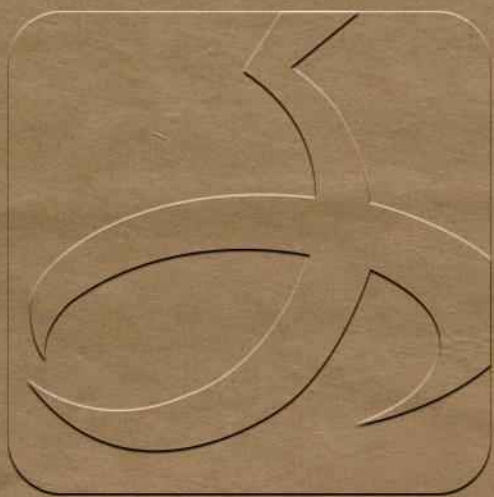
國朝文錄卷之六十二終

國朝文錄

卷六十一

志銘類五

三



國朝文金
卷之二十三
三

不盡而舉其遺身人無之海大氣之無天有無之所
以可謂之氣行也

